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八

馮

舒字已蒼江南常熟人有默庵遺稿

錢履之未學庵彙序

先師徐良夫先生詩集序

處士嚴君墓誌銘

陳玉淵墓表

并序

馮

班字定遠號鈍吟江南常熟人諸生有鈍吟集

龔鄭僧詩序

海虞三義傳

錢履之小傳

書吳浩然逸事

吳

垌字李野安徽宣城人諸生有夢華子集

觀時

六代論

咸社盟約序

十

送沈公紱序

十

游新田山溪記

十一

響山草堂記

十二

喜晴堂記

十二

馬世俊

字章民江蘇溧陽人順治辛丑一甲一
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至侍讀有文集

園棋賭墅論

十四

讀陳同甫集序

十四

建初集序

十五

登燕山記

十五

茅山記

十六

正則兄傳

十七

路一麟

字嗣趾陝西澄城人歲貢生

多多益善論

十八

黃龍山廟記

十八

吳肅公字雨若號晴岫一號街南安徽宣城人有街南文集

秦論上

二十

秦論下

二十

卻克論

二十一

宋高宗論

二十二

留耕堂記

二十三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二十三

張大夫傳

二十五

吳錞庵傳

二十六

王節婦傳

二十七

傅節婦傳

二十八

王愈融江西泰和人餘未詳

二十九

劉裕滅後秦論

二十九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二十九

徐柯字貫時號東海一老庵集此生弟諸生有一老庵集

曾止山三度嶺南詩序

三十一

楊潛夫家傳

三十一

蹇翁小傳

三十二

顧苓字云美江南長洲人隱居虎邱著有塔影圖文藻

書蔡忠襄公傳後

三十四

處士張綏子傳

三十五

宋惕字未有江西星子人

四禮撮要序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八

錢履之未學庵彙序

馮舒

余生十六而識履之。十八而與定交。記初相見時。登其堂。有榜曰凝碧。當仲夏庭中。朱榴正發。千英萬藥。梧陰交覆。空綠滿屋。履之方禮榻坐。驚起披衣肅客。一足襪不及履。自此無三日不面者。予居城南。履之居城東。相去二里許。兩家童子趾錯於道。各手一札。或遙相契合。所言不殊。往往相晤為笑。凡花朝月夕。登山臨水。無不同。即晦明風雨。憂讒畏譏。亦無不同。今三十餘年。一時同人。半貴半死。蹤迹參錯。不可問。日者大海橫流。宇宙分裂。而余與履之。老而倖存。歸然靈光者。亦同。嗚呼。其亦夙緣也。已今年秋。余過履之。履之兩郎君。求赤頤仲。讀書幽吉堂中。堂即昔之凝碧也。求赤指庭中樹。顧余謂曰。世固有心空節斷。而猶存若此者乎。予曰。噫。是即吾與若翁。初訂交時。狼籍火然。千英萬藥者也。回視修梧。槎牙出屋角。枝枯膚裂。不更生意。亦與榴等。撫今追昔。真不知涕之何從也。因語履之曰。吾與子生同年。居同里。讀書說詩。同好。願賤且老。將隨草木者。亦同腐乎。顧何以永吾年也。追數生平執友。或以富貧。或以賤貴。其登玉堂參藩輔。聽秋風而歌鹿鳴者。或至煙消宿草。酹奠無人。即其殫精竭血。應制科。取金紫。家絃戶誦之業。亦無從於醬甑間索之。獨其有韻片言。則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類垣敗紙斜行小字。猶得摩挲吟嘯其間。則吾之與子之可藉以存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由是各出所著。互為點定。而序之如此。昔元微之之序樂天也。曰。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故不書。而予獨拳拳以交分為言者。則以元白俱登上第。一執手一話言。舉世風慕之。以為美談佳事。不待自述。而後傳。予與履之一老賤書生。即所留篇章。可以藏名山。俟後世。孰知余兩人交誼如此者。故序同而旨異。至其詩學淵源。足以追配作者。其從子夕公論之詳矣。嗚呼。世其有知之者乎。斯文之幸也。世遂無知之者乎。斯文之不幸也。於吾子何求於人乎。何尤。

先師徐良夫先生詩集序

良夫徐先生卒之明年。子守靈守質。撰先生遺詩一百篇。賦兩篇。公孫龍子達辭一卷。示其門人長樂馮舒曰。先人之生平。惟子知之。子盍為我序。抑亦先人之志。舒曰。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贊。舒不敏。何敢序。二子固請。鄙不能辭。僭而序之。曰。先生諱濟。忠字良夫。一字子公。世為常熟人。父諱明俊。字千之。父死。絕水漿而咽糠。不勝喪而卒。先生孤而苦貧。衣食所資。取之教授。束脩外無他入。突或不煖。先生無妄求。無弱志。誦讀不輟。有三弟。一及肩。一未髻。一未走。先生字而撫之。羹飯熟。羣歸上。食。食竟去。先生為潔。匕箸滌盥。梳以為常。比冠婚。如一日。能養其祖母。祖母卒。似父之。

幾父者喪祖母得疾幾不治為邑諸生屢試應天不第不得志卒年五十四先生善經生業凡今天下所謂名士者皆誦先生如一口善為古文詞於書無不窺朱黃兩毫省去手善為詩少習李何王李之說心疑不決辨以所著示人長而論歷代之作者溯流窮源恍然知詩所以作也告舒曰漢魏之不得不六朝也六朝之不得不唐宋也世也六朝之不以漢魏劣也唐宋之不以六朝降也情也世如是則情亦如是情如是則詩亦如是自三代至明皆然若不論其世不澤於理則手足倒置首尾逆行矣舒唯而退以先生言考之古人固不合節微言未絕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先生有人倫鑿嘗痛絕一人舒暈馬有嗜其甚矣之歎先生歿未幾見血色變乃感其先識也是以守靈守質屬舒序詩而舒并著先生生平如是使知我者謂舒之師先生先生之教舒者不特此也謹序

疏士嚴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蘇州吳縣人其先出會稽居山有為知府者諱某以進士起家君之五世祖也諱樵者君大父也諱炎者君父也君九歲而父卒獨與母周居周夫人貞毅若丈夫亦既以心計力作相夫成家矣夫之卒也以相夫者教子君惴惴視顏色小失意長跼謝極柔聲下氣惟謹少長如一則君之能事生也君父賈於常熟卒焉以

君幼不克葬。君言必垂涕求兆域以安居之。與術者上下山阪。攀蘿援葛。手瘁足跣。無間風雨。歷數年。始得洞庭之飯石峯。而藏焉。附柳治冢。不僭不儉。舉無違禮。則君之能事死也。蘇有盜千百為羣。根株盤窟。莫敢誰何。君遇之。盜知其為嚴君也。不敢恣掠。罄其友人舟以去。君奮然白之。巡按御史盜恐。以勢豪劫君。不可以賂請。又不。可卒麗於法。盜魁死。黨與消散。行旅帖席。則君之不畏強禦。能急友也。嗚呼。今廟堂之上。容頭過頸。當是非在所。模稜循默。不出一聲。比其入室。則高趾濶步。碎母陵兄。一旦有急。怯死黥降。國家亦安賴此輩哉。使嚴君而遇時。移其事。親急友者。於君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是宜銘銘曰。

孝於子。誼於友。以處士死。嗚呼。

陳玉淵墓表 并序

墓何以有志。古孝子傷陵谷之變也。於是累功德。告後世。使知護焉。然藏諸元堂。惴惴焉。千載後有風。隨樹平之慨。孝子愈傷。於是乃為文表之。道周此表所自始也。吾國家法。品官尊者。例得立神道碑。卑者則碣。著其行事。若處士則行不列。傳史名不出。聞黨於表。尤宜此。余所以不辭而為陳君表也。表曰。

陳君諱某字象賢。人稱之則曰玉淵先生。其先出太邱長元季。徙常熟。故為常熟人。

父士介讀書隱居教授里中君年十八則已繼父業為人師矣當是時鄉達者曰文毅趙公太常顧公皆名知人能相士每重致之君是以得自京師歷前門其山川逶迤關塞阨塞無不可聚米而圖也已而以父老歸日侍其父啜菽飲水盡其歡焉比歿喪之若孺君性絕人旁通公明景統學其在前恒有風君卜曰火見其火乎國其有喪未幾而乾清坤甯宮並災仁聖皇太后薨其在庚辛間邊塵數驚君卜曰明年當有大警大將死地喪丙丁之際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禍其在鈞黨乎然小人終不勝也已已果有變都城戒嚴督師死未幾楊左死閹賊經畧磔若符契然嗚呼使君生遇其時何遽不若趙達崔浩輩乃卒老田間不得施用可為大息矣君喜著述所撰有海虞別乘甯夏兵變紀畧水利圖說青烏雜著選日要刪噫此之謂多矣君享年七十有七最君之生平孝於親誼於友慈於子弟莊於室篤於學其於方位則游藝及之者也世顧稱之君不屑也余持表其關於世運升降若古人所稱卜百年者以告後人是為表

龔鄞僧詩序

馮班

余自束髮侍先君子。識淵孟龔先生。髯而頽。言論多說朝廷政事。及前輩人物。磊落丈夫也。後事東礪先生。并讀初學集論先生志業。尤詳嗚呼。如斯人也。淪落一官。不究其用。乃世道之不幸。非一人之病也。往時虞山多名士。號為兩社者。且數十人。皆以學行文章聞於一時。去之四十年。流風餘韻。掃地無餘矣。往歲因叔昭舍弟。知義林。今又識士依鄞僧三世相傳。學業不替。何龔氏之多才乎。積善餘慶。淵孟先生所不及施用於世者。將有待於後人。非直文章已也。鄞僧為詩師法有根蒂。出語清勁。能自道其意中語。百年來偽學俗氣。筆端不染一字。鳳毛鷹角。非俗中所常有。余無似平生足迹。半天下。所見士君子。喜言詩者。不可勝屈指。今晚而得鄞僧。譬之騷裏飛兔。吾見其發足。未知稅駕休秣於何地也。東礪先生文章。蓋一代門徒數千人。而絳帳之前。如戴崇彭宣者。寥寥無幾。當三度遺余書。其言甚苦。且曰。龐士元拔十得五。如今者。拔百得一。為不失望。兵惜不使一見鄞僧。必當得其題目。惟有長數而已。余老而不容於月旦。閉門教子弟。猶恐其薄家雞。鄞僧不以為辱。時相慰問。六十之年。得託末契。幸何如之。鄞僧他日當有盛名。主盟文苑。無忘上東礪一瓣香。此翁淵孟先生之友也。以此為囑。今不能為鄞僧作元晏。惟書所欲言如此。

海虞三義傳

徐懌字瞻淇邑人也平時為人愚弱惜惜無他兵後邑民已雞髮懌湛然如常呼婦共爨家素貧婦方屑麥為飯不肯應強之終一局歎息而起闔戶自經題詩留几上言已不屈二姓也

徐守質字野王父曰濟忠為諸生讀書有一時名君嗣之能世其業短小下聲弱如不勝衣過是非所在輒奮發無所顧兵下金陵奉母避地母年長悒悒草間不樂思歸兵至母病遂不能去謂兄基曰不可俱死斷徐氏世兄長宜行守質當侍母基曰弟賢不可徒死我無益於時當侍母死生以之相讓且久兵勢益急煙火漲天起吹唇挾弓矢者馳而過其門君愠曰兄一家都在此奈何併命弟孥累幸在婦家若婦無他而母死是守質全妻而棄母也何以見天下士人基遂披孤甥棄妻子而逃甥姓袁氏其妹壻字君從死時以兒託君兄弟噫君兄弟之義鄧伯道不過也事定基歸母與袁氏妹俱沈井中君被二創仆於地而死妻子俱免豈天留之以報善人耶舍弟名知十字彥淵家世在譜牒此不具為人慧黠先君愛之又行第十遂命之曰知十後更名鵬舉似相如之慕蘭也崇禎末流賊起國家多事君歎曰天下可知矣始交四方奇士知星麻善弓馬者座上恒滿時遇窘急或有死喪周恤之無所愛宏

光元年挾策入南都久之無解者有內臣某識而奇之草疏舉君俾總兵太湖以控江浙君恥由奄寺進固謝而止之鄉兵起揭竿為兵纏布於首眾且數萬或謂君曰此輩有成否君歎曰長江天險昔人所保北兵渡之裁如踰溝今勢已定譬如破竹一節之後無留刃矣雖百萬眾如之何哉此輩但拍手將駭而走何能為耶諒為義士不當苟免我居此以俟死耳兵至君出城赴之死如其志焉君有謀而勇於義始鄉之豪有嫌於里人邀而殺之族兄黼被執害甚急君隻身將救焉余馳而止之則不及矣竟詣豪合飲言笑如無事遂挾族兄而歸聞者皆惜其所用之小也

錢履之小傳

錢謙貞字履之苗自吳越武肅王歷宋元暨明今為蘇州常熟人祖順德官至憲副父世顯早卒君幼孤有文應山楊忠烈為邑令最先知之名翕然起體羸多病遂絕意場屋性介特居恒或不自得時時言曰王無功自誌其墓以為有父母無朋友若我則并無兄弟姻族也然能引分自安絕無伎求遇有拂意始則忍辱不較終必設笑置之素不喜俗人能容焉自號曰忍庵更之曰耐翁其志也初為詩好劉長卿韋莊羅隱許渾之作後更深於韓杜元白旁獵蘇子瞻陸務觀所謂愈老愈奇迥造平淡者哉兵興將自撰其文為四編鏤版行之明年感疾卒於丙舍春秋五十有四丙

戊歲八月四日也其易箒之時忽誦莊周參寥闡之疑始一語語其子孫保欲以論語邱之禱久矣為法言不及他可謂雅人達士矣君古文頗效白樂天遭亂散佚亂後所作別為外集宗姪龍惕敘之

贊曰余少遊於先師魏叔子之門見履之風姿挺特能度曲審音律尤善晉唐人書法私心竊向慕之久與之交知其人淡然不嗜榮利蓋古退讓君子也為詩發自天性聞其八歲時即能吟有特立艱行路孤生易折心之句自後乃益工所居無雜寶築室養樹琴書自娛泊如也噫世豈更有是人耶

書吳浩然逸事

吾虞本以逸民而得名也其風千古已後世迢然豈無伯鸞梅福隱於吳市者乎而少其人也一日春雨初霽偕二三少年遊於北門之桃源澗見有脫帽露頂眉宇高寒踞坐亂山松石間余異而問之曰吳姓字浩然余性落魄不善寒煖無多數語而別遽若忘之越期年偶過錢宗伯紅豆村適几上有七言近體詩為吳某題其頸聯云堪與西山分義字遠同雒邑得禎名宗伯云此當今之高士也定遠識之乎因是浩然二字記胸臆間究不詳為何許人又越三四年訪來鶴軒主人適壁上懸前宗伯所贈詩主人曰浩然先生館於余家者也先生本新安裔出太伯明季四方騷動

里中有為捍禦計者。慕先生之為人。欲羅而致之幕下。先生拂衣起。擔簋之琴川。愛琴川之佳山水。因居焉。滄桑頓改。閉門著書。大約輟耕錄。井中新史之流。俱為友人取去。僅有存者。春秋析義一書而已。嗚呼。天津鶻啼之後。遺民故老。竄於荒山大澤。湮沒無聞者多矣。如浩然之不求人知。而人亦鮮知之者。可勝悼取。追思往事。鬚眉如在。髮鬢謝泉。羽鄭所南一流人物也。愧無東澗之筆。以記之。幸有東澗之詩。在可藉以不朽。秋夜岑寂。鐙殘月落。偶書於梧雨軒中。時壬子八月也。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六

甲集
國朝文匯

一治一亂天之道也近者百年遠則三之而不易主者不大亂不大亂者不大治亂則興者一而廢者百又或興而廢或廢而興士生其間太上用智其次莫若愚智則審幾審幾則善權善權則有功是觀時之學也愚則守常守常則居正居正則無患亦觀時之學也三代尚矣後此有天下者漢唐宋為最盛其初也皆爭而後定其中也皆絕而後復其爭而後定者何不大亂者不大治一姓既衰一姓遽起而代之天下未見其德莫之服也先之以羣雄使相與角而未有決且鯨鯢其人民舉天下咸惴惴於死亡之無日一旦聖人出而滌除之天下既脫於湯火之厄而登之衽席乃知受命之君其才智果度越於羣雄羣雄卒莫之勝也故嬴項勝廣為漢驅夏鄭楚梁為唐驅劉銀孟景李昱為宋驅蓋其德之也深而服之也至其享有天下也斯固而久所謂興者一而廢者百也中絕而復者何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而子孫享祿僅一二百年則天之所以報之者猶未稱人心未屬厭也處可絕之數而不忍絕則為之閔位於其間故莽不能代漢操不能代蜀武曩安史間亂唐金亦僅分宋故或興而廢武曩安史是也或廢而興漢光武唐睿肅宋高宗是也當此之時士之奮起於功名者苟得主而事之固家王而人侯伯也然而得從則生失從則死是故良

平生而李斯范增死耿鄧生而楊雄劉歆死武侯生而文若死房杜生而元真伯當死狄魏生而來周死李泌生而張洎陳希烈死李綱張浚生而張邦昌劉豫吳曦死其間若翟義申屠建李敬業駱賓王之徒或奉扶陽安衆或臣更始盆子或謀復廬陵及以韓霍梁越諸王起而死者不可勝數也夫得主而事之方且家王而人侯伯也而卒以得死豈其初願哉不知興廢故也此其蔽有二急於圖富貴而興廢不皇計者沒於利也來周之徒是也見其興而興之見其廢而廢之眩於形也楊雄荀彧是也度其興且廢度其廢且興遂欲起而興之廢之者昧於幾也翟義李敬業是已何則世豈有女后而久有天位者雖甚愚知之而來周之徒則曰吾富貴已耳奚有於死亡吾故知其沒於利也若楊雄號為寡慾而劇秦美新或有王佐之才而比操於高光豈苟且以干進而為是諛詞也哉誠惑於莽與操之詐術以為誠足以代漢有天下也吾故曰眩於形也若義與敬業以為劉氏必興廬陵必不可廢其智計可謂大過人矣不能少待而卒舉事焉遂至於敗吾故曰昧於幾也無沒於利易無眩於形難無眩於形易無昧於幾難審幾則善權知其孰興知其孰廢知廢於其興知興於其廢擇而後進進則有成功是觀時之學也非尹望之智不足與於斯後此者唯良之於高禹之於光武亮之於昭烈房杜之於文皇泌之於肅是皆確有成見而

後從之庶幾近之。其他或起盜賊則有若彭越李勣其人。或起隸卒則有若周勃樊噲其人。不則或游談挾策徧歷羣雄則有若酈食其馬援其人。又不則或屈身於偽朝而後反而歸正則有若寇恂耿弇其人。此其才誠亦度越尋常然亦屬有天命以成功則有之。蹈道則未也。何則彼未嘗決於興廢之大計而擇而後進也。苟決於興廢之大計則越終不反漢勣必不從密矣。故陳平韓信幸不用於楚用於楚。烏知平之不為增信之不為且耶。故洵弇先世祖未興死亦無以異於楊雄。方策隗囂之敗而去之。而卒以立嬰則何前之智而後之愚耶。故陳平李勣始愚而終智則生方望前智而後愚則死。審幾之難也。審幾則善權非尹望之智不足與於斯。荀彧欲為良平而失比於楊雄。故業竇王欲為鄧禹而禍等於翟義。皆智不足以審幾而輕於用權故也。故權者險道也。君子不為其興也。我不敢知其廢也。我不敢知吾居吾正而已。正有二。既食其祿無避其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草莽之士養其身以有為愛其死以待強學以待問存誠以待舉蓄道以待聘。苟其大定主自不吾廢也。雖甚庸罔能者為之有餘。故謂之愚。故謂之常。然而無市名無倖功無牟利上不衡命。故不至於嬰禍。下不徇人。故不至於失身。故謂之觀時之學。或曰大亂之時則然矣。若夫中分而王若三國南宋雖未底於大定而亦各保其國矣。是未可出

而仕乎曰是不同為蜀與宋人者雖仕可也君也若其在吳於其未帝也則仕之得比於周之列國也若魏與金則否仇也若生不逮事漢宋者雖事魏金可也亦君也若夫漢宋之人而陷於魏金者其先仕者死之不然則否至身居其國而謀二於漢宋君子雖取其志而終不為其事何則為其險也張良之刺秦王博浪也亦幾瀕死矣以良之智猶若此况其下乎

六代論

魏之代漢羿浞之流也而詭於舜禹之禪讓六代之君舉踵其智以劫其主而奪其國後之君子東春秋之法以誅之未有不書弒者也雖然罪則均矣抑微有等蓋晉齊隋之罪重而魏陳之罪稍輕至宋若梁則又輕何以言之當董卓之亂而漢已垂亡矣迨於催汜構逆宮室燔而廟社榛莽乘輿播越於外山東諸侯方各治兵相攻以自為謀舉漢亂置閭閻而曹操納荀彧之說東桓文之義以兗州之眾起奉迎之師舉垂亡之漢復奠而安之使之懸旒於天下而不至於殄費者二十餘年而徐取而代之其終則有罪其始不為無功譬之失火之家其主方坐而待焚悲號而莫之脫或有人焉負水操具而赴之以脫其人於烈燄之下主人脫而遂攘其餘資以歸此雖君子不為而於小人則亦無深責也何則謂不藉其力則主人不免燔而死也陳

之代梁高歡宇文之取元魏也亦然晉與齊隋則不然彼其於國非有扶危定傾之功乃幸而託後宮肺腑之親且膺累朝腹心之寄方且受遺詔輔幼主總機務專師旅事權已重乃遂欺人之孤寡而奪其位且芟夷其族屬不仁孰甚乎譬之人僕深被寵幸使主扃鑰而管田宅外有室老之稱而內親於子弟一旦主人物故遂殺其子而取其室罪殆不容於死矣豈得與救火而攘其臂者同日而語哉故以晉視魏非其匹矣雖然漢之高光固大有功施於民其間亦多賢主獻雖弱不振乎然而無失德魏乃取而代之且催汜之徒雖共稱兵劫主而要未嘗僭號則漢之天下垂亡而不至於亡也曹氏篡而漢以亡至宋與梁則不然晉齊之君皆以篡得國者也桓元之入建康也固已建號改元逼德宗而遷之尋陽矣劉裕因而乘之則宋之天下固取之元而不取之於晉也若夫東昏不道幾不下商辛矣而行兄懿之見害無以異於伯邑考也衍仗鉞而討之陽附於弔伐之名而陰以報殺兄之怨雖其取之心固異於武而其名亦庶乎近之矣以篡國與積仁者較不類也以垂亡與已喪者較不類也以淫虐與無失德者較尤不類也凡此數者皆宋與梁之所繇大過於魏也然則裕與衍為遂無罪乎曰非也立之君而弑之則是不免於篡也雖然為裕與衍計者固可不出於此也蓋裕之世與操異獻帝蒙塵於外天下猶然漢也操以奉

迎為名倘遂舉神器而遷之彼孫劉二袁之徒甯不起而議其後哉若裕則不然當其還京口也晉之天下已屬之桓元矣裕誅元而代之位出德宗於幽廢之中裂土而封之則已為非望而天下亦莫不稱裕之義即司馬氏之族亦樂為禊將之臣可不謀翦滅而自安休之楚之之徒亦無北走之志矣裕舍此不為乃奉已亡之晉而君之君矣而不終事既廢德宗又廢德文置其君若拾瓦礫而弄之旋而拾旋而投唯吾意之所欲是安得不為天下後世議哉向使無立又孰從而議之盜之劫人於路也其人不殺而亡矣我則擊盜而勝之必求其主而盡反其所獲之資此非夷隸不能不則與之中分焉而主人已德矣即不然或遂擊而有之誠不免貪人之名而已不侔於盜矣乃既藉手而還之其人閱歲餘而復賊其人而奪之曰是我之惠爾者也不一盜乎裕之取晉何以異此雖然裕猶有說當其建旗之始曰吾將以輔晉也天下舉聞此言矣旦夕之間其何以驟寒此盟也若衍又不然衍之南下也語僚佐曰昏主淫虐惡諭紂矣吾與卿等共除之夫既以除齊為名義且與齊絕矣而必假救於寶融何也且衍以紂目東昏則亦以武王自處矣武王伐紂亦嘗奉微子而行乎昔者項梁之謀亡秦也以范增之言求楚王孫心而立之及羽自王乃使英布沉之於江使漢王伐羽遂因之以為名吾嘗以為立楚後者是增之失策而梁之

過聽也。夫奉楚不可。況奉秦以伐秦乎。然而為此者何也。彼習於魏晉之事。以為踵前事而行之。固可以告天下矣。而孰知夫事之不同也。夫操為羿浞之謀。而自託於桓文。裕與衍為湯武之舉。而反自夷於操。豈不失策也哉。雖然。裕與衍不足責也。李淵之以太原起也。世民輔之。因四海之望。而誅揚廣之虐。即懸之太白。放之南薰。汗其宮而瀦其室。猶未徹辜。而反尊之以太上之名。且假號於代王。不已過乎。幸而歷世久遠。賢哲之君代作。天下之沐其澤者。為深且厚。後之君子。既錄其功。遂不得不掩其過。遂上以媿美於漢。而下以先宋與明。不然。向使建成嗣。而天下不復覩貞觀之治矣。即不然。或遽絕於高宗中宗之代。而不復振也。烏知其不與晉隋之君同類。而共黜之哉。

咸社盟約序

咸之義何居。感無心也。感奚取乎。無心也。有心則有為。有為而合。是名強附。強附之交。有若塗膠然。雖堅必折矣。有若結紐然。雖固必解矣。何以知其然也。接構巷族。以相譽者。為務名也。親比能人。以干進者。為媒利也。多引徒屬。堅峻壁壘。以爭異者。為樹敵也。三者之事。設是不能無生得失。是不能無計勝負。故獨得則忘其失者。獨失則愆其得者。同得同失。則思凌其同者而上之。是得亦爭。不得亦爭也。既敵而勝矣。

則棄其黨為不足與不幸而至於敗又欺而賣之以求敵之釋已也是勝亦害不勝亦害也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君子惡之矣然則何感而社乎夫平地若一而水嘗就濕施薪若一而火嘗就燥者以類合者也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陰陽善惡君子小人靡不各從其類也吾修吾行同吾行者悅之矣吾力吾學同吾學者悅之矣悅則思思則求求則聚聚則協非名是附非利是驚非與敵為距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各因乎其天乃謂之成信斯言也盟約其遂可廢乎曰不可吾猶慮其終睽也感尚虞睽何也而不見夫萍合者乎而不見夫男女狎者乎而不見夫兒子嬉者乎萍之生也始未嘗不相聚飄風過之則東西易嚮男女之狎也鮮腆淫佚未嘗不相得一不當意則反目而視兒子之嬉飲食博塞未嘗不相悅語不移日則辭而爭者此無他為無常度故也故善合貴乎全終全終在乎慎始慎始要乎立度度不立則交不固矣今吾社之立也患弗慎也則謀之卜筮矣患弗敬也則告之明神矣自是之後聚則較藝息則徵課勤正業也月有嘉會會有禮宴通情好也諧世系序長幼坐不越次稱名不紊敦禮分也知則言言則盡無美不成無過不規輔德義也 以是為約度不立乎蓋自是其弗睽也夫是盟約之義也

送沈公統序

沈子公紱有吳會之役。誼行乃告行於嘗所往來而會飲以別。且徵詞焉。時杜門不履闕者。近十年所矣。家居唯讀書。工古文詞。間一二故人。時從質書史。乃一見往客。有挾齋缺宛舍者。謁沈子。沈子竟不答。客銜之。子語客曰。子何望之深也。夫沈子非故為嬖子者。即里族且然。此無他志。在於潔身故也。夫匹夫有志。即天子不能奪。而況其下。且夫居今之世。耻不獲識孤竹。一或杜門。輒怪而指詈之。設過遼東彭澤。不且擠幼安牀上。推元亮之輿而覆之哉。銜者意乃釋。至是乃又有疑沈子於余者。曰。沈子乃不克終杜門耶。往故謝四方客不答。而又躬自蹈之。將何以執讒慝者之口。余曰。吁。子以沈子將事干謁。讒夫事干謁者。大率十七牟利。而十三獵名。今以沈子才伎。又席家世之寵。丁部鼎擅事時。藉竿牘借資。而徑實賣勇。是且躡上第。文學掌故。所固有矣。視夫曳裾侯門。而丐雁鷺之餘粒者。利且百倍。獲萬鍾而委之。何有於遺穗。吾有以信沈子矣。若藉以延譽。出者處者。業已東西歧嚮。不肆騎蹏。幸矣。誰復貸以齒牙。且沈子思以論著重千秋。今之公卿大夫。其所鼓動而傳響者。曾不旦暮耳。使沈子而愚人也。沈子而具遠識。其不以旦暮而易其千秋也明矣。然則沈子之行。何為乎。聞之士之於學。如渴而飲河海。小飲則小盈。大飲則大盈。故馬遷作史。嘗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杜甫竄徙秦蜀間。而詩乃益工。今沈子杜門。鑄

書業已勤矣。吳故海內一大都會也。登姑胥。浮震澤。觀泰伯延陵之遺風。而游於其市。復有伍胥專設諸其人者。設識而交。必且聞所未聞。學益漸而富矣。是沈子之志也。若夫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聖人言之矣。苟無染指。安在絕物。為子無疑。予於沈子之行。既重違其請。乃次前語以告。已又曰。子無幸。予之為子白。而憾於疑者之言也。夫白子者。固將宏子以學。疑子者。亦將厲子以守也。夫入見聖道。而詭出見紛華靡麗。而說者。雖大賢不免。吳人佻巧。而趨功利。或有以中子矣。即無回而易嚮。毋甯佩是語。而怵諸曰。子何以執讒譴者之口。沈子曰。愚不敏。願無負子言。

游新田山溪記

華陽柏椹。宛南境之名山也。歲戊子之春。新田錢氏延予師於其家。問其居。則二山之間。故不辭而往。族負溪而宇。南向柏椹。西南距華陽道各十餘里。予方謀與游。主人辭以兵。而亟稱舍北之溪也。溪徑二十餘里。東注於河。附溪之田。畝近萬。耕則隄。其下流而蓄。以備灌。歲不苦暵。故獲鍾馬。時伐山穴石。而采其煤。卹積之以間。穡成。則筏而決其隄以下。徂河舟馬。四費之利。又十倍於耕。族賴以給。予曰。盍從予游。曰。方通筏而驚。請俟夏。至夏之五月。乃從主人而游。溪環以山。蓋自新田而南。至於柏椹。西南至於華陽。中廣平數十餘里。皆田也。溪以十數。其稍大者。徑而緣新田。以東。

廣三丈許深二尺水清而洌上梁以石筏委於梁之側因乘而泛之行半里許又抵於梁梁視上稍廣下規而蹙於是方隄乃轉而入於北支窮而復水影星而動俯而而視之若天之旋而沈也其野多螢燭而流疏密鈞錯也其遠近之落廚火之未熄者千餘色視螢稍赤而鉅間螢而四周以上屬於山與星合若混而未剖者然余游而樂之夜輒往凡數夜至明年復如之已而憮然曰噫茲土有是川也久矣以天之幸遷寵於學士大夫而賦之賦記歌詠以不泯其名紀山川者必採而志之以附於華陽柏視之籍即比宛句而三之也可茲介畝噲而桔槔是匱篙槽是刺更千百年而始一賈其勝於余且以余之寓於茲也亦惟是密邇於二山將朝夕是眺以騁余志而蠲其宿負茲且浹歲矣咫尺之間誰則繫余而不克登者乃聊涉於茲以圖旦夕之娛也哉人之於山川山川之於人也有際有不際其亦時也夫今而後余亦安之溪往未有名予名之曰新田溪從其近也

響山草堂記

出城南而東近三里許曰響山其麓有先丞相園林故址及先世之塋於其域者凡數世予歲時上冢陟焉山有崩岸其色赭里人名之曰赤壁側立千尺俯瞰城闔若在衽席下澄潭即其根自西而東徑十餘里蒲藻被岸與水光相映有如瀉黛蓋山

之近郊而勝者。唐路中丞嘗列屯其上。唐李供奉宋梅都官皆紀以詩云。緣赤壁而東且南下。得陂田百頃。曰張公湖。有倚湖而圃者。竹樹蒼蔚。土垣周焉。中有小樓。縣翼木杪。詢之。則梅氏廬也。居久之。而始與其主人梅子游。梅子好讀書。工詩。予與論詩。嫻之久。益歡。每旬必再過。過則累信宿而後返。或飲或奕。或嘯或吟。或於庭。或於門。或方舟而泳。或躡屐而登。蓋朝夕潭壁間。夢寐中。彷彿與供奉都官語者。已而梅子以響山顏其堂。而屬予記。予曰。噫。吾子其遂專有此乎。山之閱人多矣。無論供奉。寄寓。即余先許國公。若君家都官。俱不能有也。而吾子乃欲私之。雖然。天其或者以是私吾子歟。昔宗少文好游。性愛山水。舉所游歷。皆圖之於室。語人曰。撫琴動操。當令衆山皆響。今吾子雅慕少文。而居適當此山。昔之命名者。迨若有意於今。茲云。抑在余有厚幸矣。少文與淵明。皆晉宋間人。其志趣頗相類。較績之遺民等。文詞足多也。然而不獲與於三隱之列。豈非以居地遠故耶。今子辱與余同里。又辱與之游。又辱與言詩。以方昔人何如者。於是乎記。

喜晴堂記

予友徐鎮字小范。家於鄒吾山之麓。吳子問焉。為圃者。畝外藩以棘。室於圃之半。土垣周焉。藩崇三尺三分。而如一。以為垣。崇面廣十步。南竇門以入。其中為堂。堂崇於垣。

者尺廣與面方修半之欹柱枉棟。蘇皮不剝。縛椽於楹。椽間尺許。疏瓦覆之。半錯以茅。凡三楹。故一以為庭。左右室二。壁以敗板。或長或短。或桐或杉。三橫五縮。繩約其間。方數十孔。孔礙以管。仰視屋上。隙光四射。如縱鶯遺卵地下也。座間多泥。濕溽沙珠。聚有缺而坳。如白如玉者。數十所。皆漏穿云。橫楮於梁。顏之曰喜晴。而屬記於予。予遲之再四。已而問曰。堂之以喜晴。顏也。何居。徐子曰。居。吾語子。子老而貧。生業乏矣。日屑豆三升。腐而赴市。驚之。晚易粟以歸。雨不能出釜。魚泣矣。三日則瘦而死。余世家玉山之麓。而塋於丁山之陽。余旦夕啟閉。必望而拜。雲霧掩之。神時為愴。溽雨時至。上漏下濕。身無所厝。負羞而立。冬則倚牆負暄。且不苦。殫室人夜績。月以代燭。去此百步。則梅子某家焉。予日過而問之。此數者。皆晴是便。故日晨興。則登堂而視。見日則喜。於是顏以志之云。且予聞之。天道陽舒而陰慘。予尤疾夫陰之沓陽焉耳。余聞之而慨然曰。悲夫子之志。艱業不辭。醜安也。居不忘先孝也。息不謀奢。廉也。與必親賢。智也。此數者。君子之行也。天乎。夫甯不憫吾子。而忍以淫雨困之。雖然。天道何常。一陰一陽。匪直晴雨。滄海之波。瞬而桑矣。於悲喜何有。於是乎記。

圍棋賭墅論

馬世俊

昔者淝水之捷天也非人也或以圍棋賭墅一事謂謝安實有指此不諧時勢之言也當苻堅以百萬之衆薄於壽陽蓋將以併晉而非以窺晉也倘其鼓行而前晉之存亡直一戰決耳且苻堅亦非常人也專任王猛以治國識慕容垂以為冠軍彼其投鞭斷流之志豈徒恃衆哉且晉之不振亦已久矣懷愍逃僞陸沈典午宮門荆棘之嘆新亭風景之悲殆非一日迄簡文孝武之世國祚僅僅如綫而堅之虎踞關中也視劉聰石勒而過之當是時晉勢可亡而秦勢實可王秦之亡天主之耳天苟不亡秦安其如之何哉天亡秦先亡猛天全晉并全安故淝水半渡而秦陣亂天也朱序一呼而秦人奔天也草木皆擊風鶴皆鉦鼓亦天也然若此者皆安之意中所不料有此者也安即料秦之敗矣而兵無常形其疾如火惡知秦不為發蒙振落不為破竹迎刃而妄以勝負決之一枰山河等之一墅哉抑謂安料秦之必敗者不過以重兵頓境前後無援其事與操兵八十萬會獵江東之時同不知操堅同矣吳晉寔異夫雄狡如權而豫州附之敏達如瑜而武侯佐之天下未有上下協謀而亡其國者若晉則上有弱主下多叛臣是故魏不可併吳而吳勝秦可併晉而晉亦勝天也非人也然而勝秦之功不歸之安而當歸之元何也安棋常劣於元元懼而是

日為敵手則元尚非玩寇者。至若元問計而安不答。無可答也。及捷書聞而履齒一折。安誠有出於非望者哉。嗟乎。成敗論人。今古一轍。幸而勝則安之棋亦侃之覺也。逃之楫也不幸而敗則安之棋亦阮之屐也。稽之煩也。王夷甫之塵也。晉人有言曰。不起其如蒼生何。一見於深源。一見於安石。而宋儒斷之。以為安石矯情鎮物。深源遇事周章。便自輸他。一著此安石之棋。所以又不可及歟。

讀陳同甫集序

龍川先生以布衣上書孝宗皇帝。傾動朝野。睥睨公卿。詎不壯哉。然據其書詞所稱。為諸生時。發狂論於小試。間騰謗數月。進退兩難。哀哉。其言之也。卒被禍。幾不得脫。安知非布衣言事時。種厥患哉。龍川不舉第一。世將無知龍川者。龍川既舉第一矣。天奪其算。無所建明於時。君子以是知宋運之不復振也。宋自南渡以後。守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北向以爭中原。此勢所必無濟者。龍川反覆陳其利害。援周以喻。援晉以喻。以為今日之事。與東周東晉相去不遠。然使平王東遷以來。其痛內切於心。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東周可興也。晉之植根。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俱有虎視河洛之意。且東晉百年間。未嘗與敵通和也。故其臣東馳西馳。而多可用之才。然則君臣一志。涕泣先王廟。握荆襄形勝。募兵勵卒。之死靡他。大宋之祚。豈

至奄奄弱息而二宮終於朔雪。扁舟奠於海崖也哉。且龍川慷慨論議洞悉時事。非莽為大言無裨實用者比也。幼有大志。酒酣耳熱。談及陳元龍周公瑾之事。刺刺不休。及其登鄴城望大江。指顧中原。凡山川之險阻。古今之成敗。籌之非朝夕之故矣。夫士人生平。未嘗一日忘天下。而當其未遇。冀得卒見天子。而不可必其用。談論世務。當事者輒目為儒生迂闊。困辱之。排抑之。及身博一第。致君有日矣。而老成既謝。典刑亦亡。寔用罔聞。遺書猶在。則士之懷大志而好奇計者。一代之湮沒。不知幾許也。吾蓋於龍川而重有感矣。

建初集序

世當開創而有文學唱和之盛。未有如唐貞觀之時者。宋明以來。至今日為又盛。乃其廢興之故。有可得而言者。大業之初。天子以才自命。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胃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之才皆服匿。畏憚不敢出。至於真人受命。斯羣起而應之。其時山陵扈蹕。園池嘉觀。君臣相與賦詩為樂。此亘古所未有也。前朝之季。文治方殷。四方敬應之士。翕然同聲。數千百里。讀其御篇如井閭之相接。當時極盛。難繼識者亦以為憂。而黍離麥秀之痛。諸君子或殉干戈。或泣風雨。或投山林。而其包孕醞釀。鬱鬱蜿蜒之氣。不能掩抑而終發於

興王之代以故詩篇之盛。至今日而無可復加矣。竊嘗讀劉伯宗吳次尾兩先生文辭。昌明博大。有盛世之風。間發為詩歌。皆去淫夸。渺靡之音。而一歸於和平忠厚。嗚呼。當時有指之為怨。以怒哀以思者。誰則信之。乃余與兩先生執手行吟。綢繆懃勞之情。已如隔世。而今於二十餘年後。手黃俞邵所次建初集。喟然嘆曰。此猶兩先生之遺風也哉。西漢當秦燼之餘。天下不知詩書為何物。以隨何之口辨。而遂與陸賈同稱。東漢再建。而斐然之治。亦不逮古。將帥有立學校。訓生徒者。而一時文人寥落。豈非以其前楊大夫劉國師之事。有足為短氣者耶。伯宗次尾兩先生之節義文章。耿耿天壤。而其子弟捧遺書。揚芳烈。一唱百和。鼓宮而商。應鼓商而宮。應雖窮達。歎散之致不同。而其挽衰靡。以趨於正大。作者同一心也。余尚未及與建初諸子游。而劉與父吳緒情相見。於長安。邈曩昔。周旋問鄉園之景物。有不覺慨然。而欲賦者。至於俞邵之宏才博覽。將起而觀十五國之風。不獨江上諸子聞其馨咳而喜也。

登燕山記

水西去燕山最近。居人為余述燕山石盤之勝。余讀書水西方授業之初。遊觀未暇。會天久風雨。陰雲不開。經旬乃大霽。望燕山秀澤如沐。余偕諸門人過小橋。問道而去。行里許。有一徑中開。燕山盡處別起一山。草木森鬱。不可上。居人告予曰。此橫山。

也。橫山下小亭，為行人坐息之所。余時畏暑，亦稍憇焉。及由亭轉向前，後介兩庵。庵中僧種竹，穿染瀟碧，相映。余坐玩，有頃，僧延余入，將餉以雲子。余辭曰：俟登山還，將索清露一盃耳。遂從庵之左穿亂松而上。時見巨石腥礪，頑醜若隕星。求所謂石盤者，終不可見。既登峯，諸門人援邑誌相問曰：燕山形如飛燕，故名。或指左翼，或指右翼，而岡阜旋折，首尾回互，莫測所向。余再歷數峯，山風大作，見兩翼如左右夾，疑欲乘余飛去。最下一峯之勢，直趨橫山。余始悟燕山之所以得名者，然猶恨未識石盤而石之一縱一橫，如倚如仆者，固已屢屢遇之矣。余同諸門人各據一石坐，遙數護牙諸峯，如萬馬之突圍，而山勢斷處，見陽羨浮圖，如漁竿之出水面，亦奇覽也。由是從石澗覓路而還，超出兩庵之北，所謂石盤，即近庵右。余因笑語諸門人曰：茲山之勝，不獨此石，而里人所稱惟此，以其見石而忘山也。倘余與爾入山時，即見此石，必謂勝盡于此矣。猶願披草棘上巉巖，歷數峯而後已否乎？皆曰：不願也。然則左右翼之相擊，首尾之相應，與夫遙峯疊翠，波光增影之奇，容能見之否乎？皆應曰：不能也。余因曰：君子之進于道也，雖期是以往而將來之所得，或更有加於是者，可以目前所信而遽謂已足耶？今日之遊，為不虛矣。言未畢，兩庵上人出竹徑迎曰：茶熟久矣。余飲盡一盃而別。

茅山記

茅山一名句曲山。一名三秀山。傳聞漢茅盈兄弟修煉飛昇于此。故茅山獨著。其崇飾仙像。以為後人瞻拜之地者。宮凡九。廟凡三。觀凡十。有八祠。凡二庵。凡百二十有八。倚崖而基者。一。據石而亭者。十有一。三壇九臺。跨水而橋者。十。古誌有云。塢一。余無從識之。至于徑之幽。磴之曲。余又無從遍悉之也。其山中自然之美。峯凡十有三。澗凡六。三溪四。峪為峽者。一。為潭者。三。為巖者。七。洞之窈窕者。二十有七。泉之清冽者。十有九。古誌有云。湖一海一。余無從識之。至於石之奇。樹之古。余又無從遍悉之也。余按志。遊覽宮以崇禧。九霄。勝觀。以玉晨。乾元。白雲。勝亭。以巧石。勝臺。以九層。勝峯。以三秀。勝澗。以曲水。勝洞。以華陽。青龍。良常。勝泉。以百子。勝竊。意江南名山衆矣。遊屐所聚。或非神明棲息之區。至于蕭岑寂寞之處。則都人士又未必過而問矣。若茅山。既枕金陵。而兼以仙都。見于圖志。宜其秀甲江南也。歟。余素不信修煉飛昇事。大概名山之著者。必古有耽情邱壑之士。選勝結廬于此。而有終焉之志。後世遂因而神其說耳。若嚴光于富春。盧鴻于太室。司馬承禎于天台。李泌于衡。陳搏于華。天下望之。如神仙中人。彼茅盈兄弟。倘亦其流歟。今觀於茅山林壑蒼鬱。漢唐以來。隱君子自有慕仰高風。而偃仰棲遯不去者。豈必惑於清虛元誕之教。而謂山以仙名。

也哉余既覽諸勝而并考漢唐諸賢鴈咏之遺因記此語以告天下之遊山者

正則兄傳

正則諱伯繩自號蝶翁溧之詩人也居城中春雨橋東與余為再從兄弟初說萬叔少亡正則方九歲叔貽田宅頗厚臧獲數百人正則奉母孀居而母族彭姓係邑中名家甲第相望正則稍長與母族遊從凡饋遺供饌一歲之費輒百餘金其母族每宴會座中無正則不懽然正則之產亦漸衰廢少年為天啟朝庠弟子讀書虎邱吳中文學皆與交遇試輒不利益骯髒自負學詩于胥溪狄滙川先生而詩乃過之先生喜談堪輿為說萬叔卜墓兆于宜興錦山正則奉柩以葬築舍守之費數百金而正則益貧遂謝去綺紵之好而以澹約儉嗇為事一布袍四五年不易敝巾破履雜于眾竇由由如也城居有小築顏曰丸閣朝夕吟詩自娛而已崇禎之季隨舅氏往衢州任縱觀桐廬山水歸客武林囊無所攜惟得詩數卷鼎革後避居洮湖岸別號洮漁子偕一二縵流往來足跡不輕入城役僕如借每用好語相慰或自披蓑行阡陌獲鋤種藝而田亦多荒有謂正則宅不能居僕不能使田且不能耕徒自勞苦何益正則听然笑且詰之曰今天下有昔日之朱楹華榭盪為灰燼者乎曰有之有王孫降為輿阜蒼頭割及于其主之腹願為子密封侯者乎曰有之有汙萊千里膏梁

之子拾橡採稻以自給者乎。曰有之。正則復笑曰。然則余之有宅不居。有僕不使。有田不盡耕。非無說以處此。余自幼習紛華。見昔之豪侈自命者。易代俱盡。得留一綫以苟全性命足矣。又何求焉。聞正則言者。皆為慨然。正則雖居洮湖。而與城中諸兄弟。以詩郵倡和。余見其詩。欣賞擊節。逢人稱誦。而正則詩名日著。正則初治制舉業。間作序記小文。以寓意尤工丹青。點綴花鳥。有別致。丹陽姜姓。刻其姓名于畫譜中。而余獨稱正則之詩。己亥正月。余方北還。風波戒心。與萬長兄及正則。同為山水之盟。先刺小艇。抵離里善權之麓。隨入龍池寺。雪片純純。撲山窗而進。松竹皆夏。然有聲。余與正則擇險韻聯句。達旦不休。正則萬長。又各成百韻。山中傳為勝事。閱月而余復北行。冬日歸。見正則。讀其詩于岫雲庵。時色有鷓鴣。選源人詩者。非蓋棺不入集。正則戲語曰。正則若早死。此集更有一卷可觀。諸兄弟皆大笑。別去而歲除。正則作送竈詩。庚子朔日。一拜祠堂。歸而病遽不起。上元日。逝年五十有四。余同諸兄弟哭之。書其詩卷曰。雅音不再。傷哉。正則有子名向九。歲夭。一女適史。立姪焯為嗣。其孀居之母。七十有四歲矣。諸兄弟請余作傳。余批鐙揮涕而為之書。

多多益善論

路一麟

嘗讀漢紀至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未嘗不予其才而悲其事也。夫以淮陰能將兵而不能自將。淮陰將兵能莫與鼎於不拔。不能致已身於不傾。卒有雲夢之事。今後之弔古者。原其情而不得。因而訛信。謂多多一語。不無於能負氣之思。若然。向使信於此時。恂恂然退處不遑。帝能釋然於信乎。物腐蟲生。人疑譖入。理固有然。無足怪者。何獨疑於信。然則以叛謀之事律信。是耶非耶。余謂帝之殺信。以叛謀事矣。而謂信之謀叛。則未可為的案也。何也。帝與信比肩而蜂起。當漢業之未祚。不以此時爭道而馳。待事成而後恃之。諒亦非人情矣。不且觀其說信者乎。曰。面不及背。是明教信以恃漢也。而信終不忍恃。則信之情事。又可見於此矣。而世人不察。附會其說。撥云謀叛。寃信之甚也。嗟嗟。獵者負獸。獸何負獵。釣者負魚。魚何負釣。帝負信。信何負於帝。然則信無罪而死乎。帝無罪而殺信乎。非也。夫信自拜將而後。爛然為漢家勳。竊聞功高者不賞。震主者身危。而又有請假王之情事。加以陳平諸人從中間之。信所以見疑也。夫酬勳報功。列土而封爵。固分所宜。然君臣之分一定。侯也。惟命王也。惟命信安得請。功成而不能自居。技癢而不能自裁。履萬仞之上。臨不測之淵。能保其不墜乎。信之殺身。兆於此矣。雖然。請王未必遽王也。躡足附耳。何為者。又何必矯言真。

王哉一時漢庭君臣之際蓋難言之矣故人獨見信之縛在雲夢而予獨謂請王以後雲夢之先帝何嘗須臾忘信耶羣鳥未亡帝之憂在羣鳥子嬰殪於咸陽帝之憂不在羣鳥而在信故明明易見者昔人謂殺信者后也所以殺信者非后也帝也斯言豈誣哉然則為信與帝者宜若之何鳥盡弓藏免死狗烹信固知之深者獨惜其不能早自裁決耳至若帝之與信愛惜其才以禮御之可也不者情狀未明寬而宥之可也鳥可偽遊雲夢縛執功臣玩弄豪傑於掌股之上且當此時問其將兵之多寡不亦甚無謂乎余嘗謂信之死皆漢臣溺功名帝之殺信皆漢業雜霸術漢臣溺於名漢業雜於霸不必論獨令弔淮陰者以善將兵而自殺漢以善將將而殺淮陰千載下不無唏噓云

黃龍山廟記

黃龍山距西安三百三十里距延安三百七十里截然中區蓋二府之界也其古蹟無考白水志謂山勢如龍土色黃隋建五龍其上及觀黃龍神像又與所謂五龍者不相符何也余考龍魚河圖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虛靈鱗甲成字令左右寫竟龍去洛川志謂常有黃氣罩其上彷彿如龍或者其祀以此秦文王夢黃龍作廟時而此則廟時之裔漢甘露間黃龍見上郡而此則上郡之幅封禪書謂龍湫始祀於朝那而

此則朝那之東。黃帝時黃龍負圖出於河。而此則黃河之西。皆不可不知。以當文獻之徵者。至於宋真宗時。揚州太守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真宗令天下立廟。今廟後祀三宗。真宗。仁宗。英宗。或亦相因而起者歟。祀典曰。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皆祀之。龍之興雲致雨。其為功德。奚若。立廟祀之。似亦不必辨。三韓劉君來。淮斯土。多於神廟中。講射讀法。視其有益民社者。盡為補葺。以其地名黃龍。故先修黃龍廟。工竣記事。余以素所聞者。附記於此。以俟參閱。

秦論上

吳肅公

聖人之有所為也。以代天也。夫人而知之也。亂主之有所為。亦以代天也。夫人而未必知之也。無道之主。逞其私智。奮其大勇。有舉世所不忍為。不敢為者。遽然行之。而絕無所瞻顧。此亦必有嘿相之者矣。儒者或以其亂亡之跡。指而罪之。嗟夫。一物焉。珍之百年。毀之一旦。成毀之數。莫不稱天以明之。而況其大焉者乎。昔者秦并天下。悉取古堯舜三代之法。而變易無遺。遂使古今世運。割然而為二。嗚呼。甚哉。雖然。秦何能為堯舜三代之法。天所欲變。而秦特其藉手焉耳。夫堯舜三代之法。而天欲舉而變之。則何也。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噫。何獨聖人。寒暑旦晷之遞。更天欲制之不得也。世運元會之終窮。天欲逃之不得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因其自然。天亦一大聖人而已。故封建井田道之窮。勢之極。亂之端。人之所不能安。則天之所急欲革也。後世英主。眾矣。堯舜其治。贏秦其法。莫有以亡國為諱。而溯隆古而效之。則何也。曾其智不若諸儒生耶。噫。是亦可以識已。夫秦以變法先天下。而反為百世王者師。不亦異哉。然則因時制宜。天不以待賢主。而畀之無道之秦。則何也。蓋郡縣之建。以私阡陌之開。以利也。且夫殷周有因無創。聖人言損益。不言變更。驟而有之。則駭世震俗。終不免乎亂之名。亂之名。天不以累賢主也。而其事亦賢主所不克。

勝賢主舉動存乎敬謹兢兢乎懼後人為口實而何敢變古之為無道之主則不然其性悍鷙其氣勇決獨行其是往往能有所必遂秦皇者固天所欲得而用之者矣其才其力皆誠有過人者是故天既不生賢主已又不與六國已舍秦誰屬哉用秦者以開百世也嘗以楚漢之事計之咸陽之火義帝之弑非項羽不能義帝不弑則漢必不能為之下而又不可使沛公弑之天之所以用羽以開漢猶夫所以用秦也予之以變法之實而不免其首亂之名天固陰有以誘秦之衷而秦莫知也後世莫測也而古今之惡悉歸於秦矣雖然天必使之有天下有天下而復不終有天下又何也曰天豈嘗以天下與秦哉假之而使之為天之權也其不終與之所以惡秦之暴天之常也秦而終有天下焉則天下萬世誰不曰暴可為也守秦之法并有效秦之政者天若曰吾不欲以是教之也儒者非三代勿許也不知時者也而謂秦能為時者未知天者也泥秦之亡以為變法咎知天之常不知天之權者也封建也井田也肉刑也皆變之而善者也二者變而秦被惡名肉刑變而文帝不失為賢主則去肉刑為有仁之說而二者為私且利也天誠不以亂之名遺賢主哉雖然征誅者亂之尤也而不足為湯武累也夫為人主者亦仁而已矣

秦以不仁亡變法非罪也。法者治天下之具。故有世更。仁者有天下之本。自古未有易也。誹謗有誅。偶語弃市。弃反。有刑車裂。參夷之慘。毛立焉。當其時。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斬人之宗。所刑戮而死者。視戰陣而死者。百所誅。誅而死者。視罹法而死者。百。嗚呼。其亡也。毋惑也。雖然。使秦皇發德音。示明惠。省刑薄賦。其有濟乎。曰。否。賈生所謂攻守異勢者。是有天下之常。而不可以語於秦。何則。秦之失不在其守。而在其所以取。不在始皇。而在始皇以前之主。自孝公商鞅以來。天下之積怨深怒。固已莫可解矣。殺其祖父。而子孫不思報之者。非情也。此時即急急焉。自市於民。而欲民之我子。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歲餌金丹。冀強其筋力。榮衛暫充。而內鑠其五臟。其生理固已無餘矣。賈生者。乃教之飲滌。謂可以引年乎。賈生雖善醫乎。亦未取秦之所以為疾。而深計之也。二世子嬰。又何足以責焉。然則逆取而順守之。非乎。曰。非其義。而有之。之謂逆。以下代上之謂逆。而非不仁之謂也。義者予君。仁者予民。不義而得天下。守之可矣。不仁而得天下。守而勿失者。我未之聞。論者以秦負六國為不義。吾猶為寬之。秦於六國。非有君臣之分也。楚夷燕亂。齊韓趙魏國。以篡始。後世惡秦。因以寬六國耳。六國非不可代也。周之微。非秦亦不祀。而秦亦未有放伐之事。若南巢牧野者也。又未若晉魏狐媚其術。而闇昧以盜之。安在其不可哉。桀約不湯。武君乎。而聖人

予之者以其仁耳。湯武積仁累善數十年。前此亦數世。秦積惡累不仁數十年。前此亦數世。正適相反也。賈子又曰。當其時。天下靡然向風。何也。以近古無王者久矣。元元之衆。莫得安其性命。則又不然。秦之不仁。民既已數世習之。尚安所復冀。願莫叛而起。豈必其靡然也哉。有盜焉。殺越人於貨。據戶而高。挺白刃以拒見者。莫敢犯。遂巡久之。誠力不足耳。要不得謂貨為盜。有而莫之犯者。為盜之與也。吾故曰。即謂秦未嘗有天下可也。或曰。子之言誠然已。然世有深仁厚澤。不加於天下。而亦足以保四海。享天位。若唐宋皆數百年。則仁之說。又胡據也。予應之曰。未嘗為仁而得天下有之。已積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未嘗為仁而以力取之。民未察其何如也。徐而其政有結於民者。民以為不我難也。遂相與安之。是則賈子所謂莫得安其性命者也。所謂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故曰。有天下之常。不可語於秦。

卻克論

春秋左傳。鞏之戰。韓厥將斬人。卻克馳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遂以殉。告其僕曰。以分謗也。異哉。斯舉也。謂斬之而當耶。謗於何有。果非罪耶。分之何益。且是以護非令也。然則卻子之意。何居乎。蓋是師也。以憤動者也。師之以憤動者。志在於必勝。而其道則或可以敗。敗則軍劔而國弱。士心者。不可以或失也。軍法者。不可以或枉也。

失士心與枉軍法皆所由以致敗之本而主帥之所忌也是故無罪而斬士卻子懼其失士也而救之救之無及又懼其贖法也則速殉之委曲彌縫使韓厥得自解于衆吾蓋有取于卻子苟以韓子為枉殺而切切焉爭之以彰其失是舍敵愾而內自異也是之謂代敵為間也尤敗道也夫卻子討齊雖出於憤憾之私而抑情舍己相畀以有成則後之人所當法也宋平公築臺子罕以農事諫勿聽民怨皇國父而誣子罕子罕親執朴以扶之私語人曰宋國區區有詎有咒禍之本也善夫子罕之慮遠矣猶卻獻子意也且夫人臣而果國事之是卹則恩怨功罪皆非所計克己以成其大同損瑕疵而伸其所大欲乃克有濟卹之役楚伍參欲戰孫叔敖沮之及遇晉軍敖乃曰進之甯我薄人卒勝晉向使叔敖護前則袖手嘿嘿以幾於敗耳今有人焉操舟而渡一人曰險且風請止之弗聽迨中流而風作則急篙以援而不暇以相咎矣嗚呼苟倖其言之中而不卹夫君國之存亡此楊國忠之所以策安祿山也古之賢臣無立異無苟同無矜智無居功無引嫌而辟諉無市惠以尸名廓然大公而多方濟變夫然而大事有不足任大功有不足立者矣宋韓范司馬諸名臣於義勇雇役之事猶不能無抵牾則賢者之異同而已私未盡克也明之季也熊廷弼經畧遼東才非不足也以毛文龍非其部而抑其功嘵嘵乎胡嘉棟佟卜年之用至與撫

與部爭戰守辨智先人擁兵閭陽卒喪師失地身亦旋僂悲夫此中流之濟而忘其
身之在舟也非狂則諄矣古未有如是不國覆家亡者志士所以深痛而遺恨千古
歟

宋高宗論

高宗之主和始設於汪黃終設於秦檜其設同其所以設則異建炎初勢極挫衄矣
澤持於外綱主於內或可以為而高宗不振也流離竄徙救死不暇汪黃之所以合
也紹興時軍旅盛而國勢漸張雖浚鼎不逮綱而諸將皆澤儔也時可以為而高宗
不振也氣釐養於虎狼而偷安於旦夕亦庸主之恒態也至劉豫之廢尤中原一大機
也然而和益速屈益甚王倫之還改國號曰江南易通問為詔諭稱臣構而不恥則
非但氣釐不振而已蓋有隱情焉史云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
則金所脅以怵宋而隱制之者立淵聖也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而不卹者懼淵聖之
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刺知之而逢之其主和也檜必私於上曰戰則金立
淵聖淵聖立則陛下為監國為外藩統系所屬百官爭去而事之敵國外患宗親內
患戰方始耳斯言入高宗有不腐心而怵魄者乎明英宗陷迤北王直等請迎之景
帝不懌于謙曰天位已定豈容異議通使亦以紓邊患也景帝從之英宗卒以反國

噫高宗景帝其心一也而淵聖不若英宗之得反者則以謀國者忠邪異而進言之術不侔也王倫使還金人許復齊地還梓宮此固檜與金密訂成言而遙相附和為靈鐘之應金藉手以報行成檜藉口以市成効者也高宗豈不曰一和而土宇歸梓宮還吾幸也淵聖果不復立吾尤幸也檜言信矣於是而太后可歸也又益大幸矣夫檜誠愛我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一時賢臣智士雖林立如檜何如高宗何嗚呼檜非誤國直賣國也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矣安得而不死高宗與檜比而殺之也檜亦曰是可以報金矣或曰檜何利於此曰天生伯髡以亡吳也夫差惑而子胥儻則取酬於越安知金人之歲幣不陰輸於檜哉而況挾主以自重所取於宋者百千乎髡也髡亡吳以伯越檜亡宋以強金皆天也

留耕堂記

留耕堂者沈子公湛之所居也距剡塘一里而近垣宇竹樹望之蔚如俗稱宋家莊者也同居而異室炊臼相錯沈羣從之所田而廬也孰始之侍御古林公也嘉隆以降代有顯人百六十年不曰沈而曰宋沿其舊也堂三楹為莊右掖孰名之名之者先徵君姑山先生也崇禎朝先生抗疏歸構草堂自署曰耕畧今歸然剡塘也先生嘗言儒者治生苟違禮義失本心市儈何異惟耕慤而雅故改革後益以訓其子姓

也屋久且頽沈子更葺之沈子少授徒經師人師有聞老而畢志於斯承先志也入其廬暨且茨者其垣墉也闔闔於朝昏者繩樞而華門也冠笠衣簞早作晏息者耒耜之勤也農叟收豎較工拙於隴上倦而休乎以歌以詠樂哉乎沈子也或問沈子故長華屋而局脊於此奈何沈子曰彼明盛之世顯達者之遺不可復冀也曰子如筆耕於四方可以飽鴈鶩之餘而奚勞苦阡陌為沈子听然嘿弗應他日以告吳子使記之吳子者晴崑氏嘗求耕於田而未能茲於沈子有感也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徐公諱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年十二游藝序嘉靖辛酉鄉薦第二中乙丑科進士授江山令丁母艱復除魏縣擢吏部考功主事萬曆丁丑分房校士江陵相諷主司并錄其三子其一卷適在公房公乙而黜之同考官知其為相公子也愕視莫誰何而公所取士蘇濬沈懋學皆名宿臺諫承旨疑懋學同邑有弊竇江陵取懋學卷癩索之會天子手擢懋學殿試第一人謀遂寢已而左遷公山東參政江陵遣其子祈福於泰山巡撫以下皆往陪相公子公曰此子為父禱非臣為君禱也書沮之而巡撫等已就道矣公謂客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巡撫等皆大慚遂尋江陵敗公由浙江按察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西南夷以百數皆羌遺孽也再駭白

馬諸種踞雪嶺洮河間。國家寘松潘衛鎮之。號曰松番。其夜郎邛都諸種。南距滇。西距吐蕃。建昌越嶲五衛鎮之。曰建越夷。其聯絡。邛西隄北。界烏蒙而抵馬湖。謂之馬夷。三夷者。皆叛服無常。俺答支子賓兔者。闖入洮河。拒松潘千里。羌引之。近番地而羌國師喇麻復引賓兔部駐松城。諸小夷附之。西南大震。而楊柳番亦攻諸堡。先是巡撫都御史維遵討之。未定而去。公至。宣諭再三。不聽。掠我人。刳而縛牛角上。驅牛而寸截之。遂寇平夷。殺掠益橫。公疏請討之。詔便宜行事。時賊勢張甚。分踞兩河。河東為楊柳番喇麻灣。仲綽兒拓占柯等族。河西為偏頭小姓等。公徵兵播州酉陽平恭諸司。而道阻未集。賊遂先發。擁萬人攻蒲江。參將朱文達擊卻之。東南道乃通。公命監司及諸將會永康。以都督李應祥為大將。參將郭成游擊周於德。邊之垣及文達分道並進。謂之曰。賊夾河而壘。我不能並舉。西阻澗。不我難也。東乃剝膚之疾。其先擊之。於是進兵屢勝。獲喇麻灣。仲。又獲占柯綽兒拓。遂殲沒石。破窟溝石柱等處。河東平。惟大小粟谷阻險未下。而羌酋思答地者。乘河漲而前。公謂應祥夜濟而襲之。必克。我既西。則粟谷懈。回戈東指。必不支矣。遂夜濟。果克思答地。拔西坡等砦。還破粟谷。復進攻牛尾。賊潰西奔。追之窘甚。詣軍請降。公廉得羌以埋奴為大誓。誓永不渝。令降酋各執其驍奴坑而埋之。凡二十三人。河西亦平。松番遂定。時萬曆十四

年也。明年丁亥。平建越夷。又明年戊子。平馬夷。建越酋曰安守。曰五咱。大咱。又黑骨部曰應昇。曰鳳起。馬夷酋曰膩。乃撒假曰白祿。枯須曰安興。皆桀黠負固。遞相將以。劫我師。公先後設奇。遣將殄夷之。初膩故黑夷種。而馬夷黃郎。又安守族也。公慮其合。授方畧。三裨將。俾戍馬湖。三將違節制。賊偽降誘之。伏軍殲焉。及師捷。執殺三將者。悉誅之。建越之役。誅其叛者四種。奪印一。縛大酋十。馘而獻者七。獲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降三千七百餘人。埋奴者三人。合前後克寨。凡二百計。毀碉房千六百計。汰浮賞。省金錢萬計。收夷獠男婦二千二百餘。復土地為里者九百七十。築城二。其松潘者在黃沙。名平番。馬夷者在新鄉鎮。名安邊。皆實兵列戍屯田。而還。東靖黃沙。西靖黑水。致貢比於編戶。天子詔褒公。晉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公部署調度。悉中機宜。尤善用人。厲兵將。王公鳳竹。周公光錫。武公尚耕。皆以兵備使。前後監軍事。公采納其言。應祥於德。皆勇將。用命惟謹。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尤驍雄。三征俱得其死力。應祥之取牛尾也。應龍先登燔柵。執其酋。合兒。給父子最有功。其後應龍以不善撫叛。朝廷竭數年兵餉。至興師二十餘萬。八道並進。而後克之。人皆思公之善御。云。公移疾歸。補刑部侍郎。歷戶兵二部。陞南京刑部尚書。踰年乞骸骨歸里。時年甫五十。有九。卒年八十一。公穎悟強學。所著有吏鑑喻林。

吟易編及平羌奏議諸書梓行於世實義田千畝贍其族而畝畝之中又誦其隄河之績為吾宣永賴云

吳肅公曰肅公徵吾鄉先哲遺事竊謂萬厯名臣無右徐司寇者公平夷有大功不帝威甯海子大藤峽顧生無封爵歿無贈謚莫有請者可慨也予讀三征記因購其年譜及行狀墓誌訖不可得僅劉公字亮所為傳落落無要領予按謝公詔征西記事周公光鎬征南紀事李公士達再征南紀事陳公宗虞平羌碑郭公子章埋奴銘汪公道昆安邊城碑平羌碑吳公國倫平建越碑于公慎行平番城堡記皆班班可考謝周陳皆身與軍旅語當不誣而高氏法傳馬氏通紀誤以建越馬夷二功移之武尚耕而公績幾泯泯矣又諸公詞筆多佶屈而諸羌名目繁多而奧澁最棘人口眼故悉之者絕少也

張大夫傳

張公諱星字文宿號台垣先世盱眙人德林公從明高帝起累功親軍指揮使德林二子長崇次貴建文時貴以鎮撫指揮使與靖難兵戰白溝河死被旌而文皇即位按籍論罪以貴死遂戍其兄崇大同衛洪熙時以兵籍徙宣城遂為宣州衛人公父叔孔公家人常夜見老父驅白禽階下謂金也發之半叔孔公覺遽掩之年五十生

公而穎從叔孔公讀問手具而樵樵返就讀壯為名諸生崇禎中以恩貢授館陶令多惠政畫紙象隸而銘署之以拘兩造民始笑既而歌之邇者得書於廟書云邑李某且引盜入寇公知其讎書所為也急索簿得李氏買田事趨立訖命田主面籍田數吾歸汝田視其書跡即書陷李者一邑稱神公性愷悌顧仇直負氣誼東昌相朱公延禧家人奪陶民舍公答而寘諸獄相公怒誚讓公公曰相公奴犯法令固當治相公即貴令非所屬吏何得遽受讓令即卑不能屈媚相公也詣臺請去臺驚挽留之而鄉縉紳為居間講於相公張令賢公何惜以身成張令無損於公而人謂公容實兩得之即奈何以奴故撓令法哉相公悔而公仍不欲詣謝相公願遣其子來謝而謂公良有司云擢河間府同知調天津衛部徵兵戍紫荆餉司縮其餉大譁監司恐莫知所出公牌而大書曰詰朝十里外吾賚若餉若毋干軍律律不汝貸也諸軍皆定而主餉者倉卒支吾不給也公急取庫金佐之翌日齎以往諸軍皆驩及反語其帥曰腹餉誠有罪而兵恣弗戢毋乃帥是尤盍詰其渠而戮以殉帥從之廉得三人斬之軍皆大慄襄大司農治漕轉餉軍天子手詔勅之衛獲畿民避寇者五十人諸司疑其謀欲因以為功公立驗而縱之督府怪其擾公曰以一官易一命某猶且為之况五十人乎督府莫能難時以邊計敕中璫監軍事盧維甯白從柱者挾朝命

恣構檄守令皆謁拜。公獨憤不可投。告乞休。督撫不聽。強起視事。已趨。璫璫僂上坐。左右唱某某跪。公叱曰。天子命若等監軍耳。而爾辱天子命吏耶。若母謂張星重去丞也。星何靳一丞而屈若輩。遽拂衣出。諸司守令皆大驚。自攝之。璫跳憤。收繫公。掾吏欲撫公罪。無所得。乃以侵帑錢文致疏劾之。詔訊報無左驗。而衛為公訴者萬人。謂公實不受一錢。璫益怒。捕為首者掠之。有張應奎者。船戶也。挺而自承杖之。杖裂。桎之。桎折。命械馬隸昇械。適馬逸而踣。二隸仆。械剗然破。眾瞪視而嗜。應奎大呼曰。天乎。天乎。予蠲贖之弗忍戕也。而以誣張郡丞哉。璫益怒。實應奎獄。於是津通賄德之士。皆曰。張大夫如勳。鐵應奎亦烈士也。哉。初公之淮任。有首賈私質煙草者。時禁嚴。犯者死。公命搽之。得二竹篲。封識甚固。賍以俟訊。及會訊。廷發之。皆鹿膠草。首者以妄告受笞而去。蓋公重民命。夜思得類煙者。使人陰易之也。至是賈乃陰行二千金為解。事得已。亡何。上勅興屯田。用少司馬李公繼貞言。復同知官國。變歸田。四年而卒。而當劾罷時。孫公慎行。劉公宗周。倪公元璣。范公景文。皆當世大賢。爭推服公。走書幣。折節交。公亢直聲。籍籍四方焉。公篤於交誼。家居。元旦肅衣冠而慶。友人湯某泣而入。以喪告。家人皆慍。公急撫慰之。括囊中金不足。解所佩帶。銘以昇之。無難色。而謂家人曰。彼之來實知我也。有貨千金營官者。已而取券焚之。謂諸子曰。

莫之償也已徒遺此為異日爭端公行義多此類不能件繫也子六人仲鳳徵為今陵水令解徵謝諸生抱隱操而歿而以狀屬吳生為傳者李準萊公也

吳生曰肅公弱冠時猶及侍公蓋鄉縉紳寬大長者而以忤相君抗中貴兩大節者稱遠近履尾之危幾蹈不測明季有司弗軫民爭諛上以戕下若公者抑賢於濫科目遠矣哉而鄉曲之譽公則亟稱公篤友誼解帶焚券二事云

吳錞庵傳

吳君錞庵名琛字滌元歛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世方甯謚家汰侈相競君席產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匱圭璧之屬兄弟鑿賞篋豆間雖鼎革之際摩娑然如也己亥寇亂伯珍魯罹於難先是族有無賴子鬻獷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於伯陰附寇寇至村里咸空舍以避君趣伯避伯謂烏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君攜其帑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媾於賊也至則盡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焚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觔逸去君乃衣短衣躡屨重繭偕一二邏卒徧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憔悴傍徨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沐陽君則趨沐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為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爾夫夫

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為驅使。子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囊中金，人畀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馬，吾羅之；汝繳之，譬獵馬，吾宰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伴謁。千觔與納交，千觔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觔酒，酒酣，猝起乘之，千觔驚而仆，急抽刀韉中，勿及，猶踣蹴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竟去，勿顧。君告沐陽令，請繫諸獄。沐陽令曰：仇耶寇耶，微之人，吾何越俎焉？麾之出。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怒為？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酌酒，呼凡魂而哭，告成事。千觔垂死，臂縛皆鬆。君二子，仲曰巽，字申令，與子善。

街南生曰：報仇古俠烈事也，非怕怕儒服所克勝。况風雅紉綺者乎？痛於衷，激於義，仁者必有勇，不洵然哉！往吾家文臺，其仕斥江陵相，為同知龍宗武所斃。弟仕朝為領寬事，聞於朝，詔逮訊之。仕朝齧宗武肉而咽之，曰：吾不手斬若，以國法在也。後宗武以謫死，皆兄弟之仇，所處不同，時勢異也。

王節婦傳

予善談節義事，顧所聞里中閨操，大率有子克家者，而弗渝其常耳。玆玆貧獨，多可憫悼，至以軀殉，亦僅僅矣。乃若從容以守，而復慷慨以殉，如北關王節婦，嗚呼！貞也。

烈也庶其兼之耶。時予滯龍溪不獲辦香虔禮謹撫實而為之傳。

節婦詹氏年十七且笄而字。其婿王朝宋儒生也。抱羸疾不克親迎。節婦欲往省而難其家人。朝宋母命輿舁之。勉合登焉。亡何朝宋卒。拒其合。吞三旬有七日耳。此三旬七日中。罔非卒苦悲傷之夙夜。而無所為燕爾靜好之晷刻也。服以糜羹。涕淚以和湯藥。而朝宋竟不起。無已。翦縷髮納殮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願無子。而莫為之喪。三年之喪畢。不相從於地下者。有如此髮聞者。皆哽咽泣下。自是勤女工。時慰解其姑。嘗歸甯。母勸之易慮。輒以死拒。凡微諷之。則曰。身殉有期。不可以二。無多言。久之服且除。而勿除也。或疑其縊死。縊死者憚死也。憚死則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以還母。而次第澣其常服。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妯排闥入。則衣盡紵結。擁被宛轉。若創痛不可忍。而息微。屬曰。死若是難耶。惟枕側梳有餘滌視之。鹽滷也。嘗屑豆為腐。故私貯。噉之遂絕。時丙子四月之十二日。朝宋之死以癸酉正月。至是凡週歲者三。而又踰三月云。

街南吳叟曰。古者志士仁人之殺身。罔不摯誼中憤。而烈烈于當幾過此。則氣義而奪者乘之。匪堅貞。鮮不敗。故慷慨從容。難易斯殊。朝宋之妻。獨為其難。審處義命。豈曾有迫脅之者哉。昔謝疊山先生呼曹娥女子甯不汝若。節婦殆疊山之與已。且夫

一死欠人孰迫取償焉節婦以食言為可恥也負人死為尤罪也然則服闋而勿除何也嘻吾以為非緩死也推其意以三年之喪為三週而又三月禫也初不諳禮制之為甘有七月耳抑賢者以過期為厚耶

傅節婦傳

節婦吳氏年十七適黃池傅生光箕時傅生抱病矣踰年傅生死節婦始生其叔以無嗣丐養之遂以叔孀為父母至是欲奪之其本生父母亦以年少諷之皆不可已因歸甯留婦而責贍於傅且訟之頻噪逼節婦節婦託鄰姆潛舟往傅傅以訟故怒弗內節婦大寤欲自沈嫌野死無以自明隱忍掩泣而返請自食無以朝夕累父母因力為紡事車聲軋軋霜月炎宇飲淚悽魂而已顧媒姆恒窺其戶白金鈿珥咕哝向父母刺刺不休節婦覺輒自覓死數數也於是更儻舍以居崇禎時歲頻歉局戶而餓鄰饋之弗受族姊魏母亦媵也使人遺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問故曰襟屨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積紡資買女雖十歲許拾擇供饗事日構腐屑女雖對咽之率以為常申酉之際兵亂躡民居民皆空室竄節婦無所託依其從兄反唇評語甘之而卒以自全節婦性嚴毅而外柔婉其餓也或諷之答曰彼有夫而食者且亦死矣奚必餓能死人哉或諛之則曰我自不忍耳何知節男子之生人矚其室而怒矣死

而不有其室乎。優婆者引之。則曰。予無所得食。故蔬食。彼梵刹遊而比邱。暱者。吾恥之。今年六十矣。作苦不少輟。每泣然。謂我老不任劇。將安所得食。而安歸死乎。聞者益盡然傷之。云。女離者曰春蘭。先是有自鬻偶之者。不耐餒。尋去。春蘭亦善自衛。里媪或呼春蘭食。節婦必審所自。戒毋輕受。食春蘭自是即不受。里媪食今年四十餘。無他。

肅公曰。余宗同時。蓋有三節婦。云一從姑麻。先伯祖祭園公女。一再從姑唐。月將公女。及傳而三。其矢志同也。無子女。榮歎同也。歸守於母家同也。然二婦有賢父。兄曲成之。且稍自贖。嗚呼。難易殆殊矣。抑臣婦之道。非死則守。男子席鼎食。藉聲華。婦人子女田宅。煖夜甘食。以高節自致。宜也。凍餒窮獨。垂萬死乃一生。今寓內男子。屈指凡幾人。况婦人哉。况婦人哉。

劉裕滅後秦論

王愈融

劉裕乘姚秦內亂，席卷關中。晉室百年故業，一旦收復，以視廣固之役，其功尤大。不二年，赫連氏取之如寄，是何得之易而守之難乎？司馬溫公曰：裕既委鎮惡關中，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亂，故千里之地復輸寇手。夫溫公之言是矣，愚以為其說猶未盡也。蓋裕既滅秦，大計有三，而裕俱失之。王猛謂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弗以晉為念。夫猛所事者何人也？而裕舍可攻之國，顧急急以謀篡晉，此王猛之罪人也。裕既仗名義得關中，關中四塞之地，秦用之并六國，項羽去之而亡。裕誠負不韙之志，欲自立於天下。據長安為根本，自建名號，并兼西北，絕窺伺晉室之心。後世誰得以亂臣賊子加裕者？如是則進不得罪於名教，退足成霸業，是謂上計。又或狗三秦父老之請，留鎮關中，北和勃勃，西結魏，漸次以清中原。此張承業所謂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愈久，得愈堅，計之次也。是皆不能則不得，使王鎮惡沈田子聚處一方，語曰：解關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速。誠使鎮惡田子道濟，王修諸良將分屯青泥上洛潼關要害，地遣腹心重臣輔長子居中，以鎮撫之。裕雖東還，勃勃必不能長驅而進也。是謂計之又次者。裕不知出此，特慮鎮惡為內患，使田子十餘輩防之，狼狽而歸。天府百二之地，一旦陷於童稚。夫裕豈不知赫連氏之強，梁徙恃

結為兄弟。遂可無虞哉。唐高祖陽推李密。密圍於術中而不悟。非勃勃比。裕以高祖之致。李密者致勃勃。是以國與敵也。雖然裕必於篡晉其失關中。何足惜也。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自古未有君父在而自立者。宋康王構明。郟王祈鈺皆以父凡身陷虜廷。中原無主。麻數攸屬。然亦心之。太后之命而後立。唐肅宗為父老所留。居於靈武。斯時元宗在蜀。天命未去。論者咸謂以元帥號召天下可。吾以為非也。國家安聽於君命。國家危聽於民心。若其事無傷忠厚。雖變易千古之義。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不必顧。况其未嘗悖義以犯公論者乎。肅宗之北上也。兵不過數百。即位旬日。歸附漸眾。願真卿頒詔於河南北。由是諸道殉國之心益堅。夫知上即位。諸道乃堅殉國之心。則不即位而人心渙散可知。此太子之能權也。夫遠居巴蜀。不足以制中原。明矣。元宗溺於內寵。窮耳目之好。致生民塗炭。兩京失守。踉蹌至於馬嵬。將士飢疲。憤怨過宿。扶風人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則身之得免。倖矣。當其遮道請留。父老特憐之。而非有德以繫屬人心也。處蜀二載。當土地豐稔。甲兵全盛之處。曾不能有尺寸之功於中原。藉非太子整旅靈武。以新主收郭李諸豪傑之心。烏能卒復兩京哉。且元宗之去馬嵬。驛也。父老固留太子。元宗已宣傳位之旨。諸臣勸進。歲凡四五上。而後即位。豈

得謂無父命乎。及祿山平。上皇返故宮。索黃袍自為肅宗著之。伏地頓首固辭。越十餘日。上皇親授傳國璽於殿上。肅宗涕泣拜受。授受之際。較然明白。而范祖禹之言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以子叛父。嗚呼。是未可與權也。明英宗北狩。還景皇帝錮之南宮。君子譏其不義。肅宗遷上皇於西內。貶高力士。天性幾於滅絕。其叛父孰甚焉。審春秋無將之義。此雖斷以弑逆之罪。在肅宗所不得辭。儒者奈何獨於其即位而責之深也。

曾止山三度嶺南詩序

徐柯

元次山開寶盛時。撰篋中集。獨取吳興沈千運。謂其挺出於流俗之中。崛起於已溺之後。凡所為文。皆與時異。其孟雲卿。王季友。六人。特以其類於沈而附之。則是篋中集。專為沈作也。乃讀其詩。人不三四首。寥寥短章。無有過十餘韻者。古人自信之篤。往往如此。詩至今日。為極盛。幾於家李白。而戶杜甫矣。而余獨得三人。馬三人者何。曰。益都孫仲愚。寶侗也。同郡楊潛。夫炤也。暨吾友甯都止山曾子也。益都公子卓犖。偏入。所得經奇。潛夫清真樸老。漸近自然。止山沈鬱雅淡。當其極處。能掩二子之長。三人之詩不同。其為與時異而卓然自名一家。則同也。往余欲取三子之詩。擇其尤高者。各百篇。撰為篋中後集。而坎壤變故。十年播遷。皮骨空存。不復意於斯文。而三子者。仲愚年最少。不滿五十。而死。方病時。猶寓書。屬余定其文集。而道遠子幼。再三往索其遺文。不得。今已宿草矣。潛夫則於庚申夏。余初反里時。為定其乙酉以後三十餘年之詩。得八百餘首。為懷古堂集。今春乃始得為止山論定其壬癸子丑寅卯六年之詩。而以三度嶺南詩。屬余為序。嗟乎。仲愚已矣。潛夫年七十餘。龍鍾。老。公。自屏荒江之側。止山長余一歲。才情橫溢。意氣不少。挫其金石堂詩。諸種錄。版行。世名滿天下。而又以過日一集。網羅當世名卿鉅人之詩。而撰次之。故其名尤著於公卿。

間則是三子中止山於詩為最昌。乃十餘年來。挾其詩以游長安者數矣。不特不得與於承明著作之列。竟未有能迓長江於閩中。出襄陽於牀下者。而令其飢寒賁賁奔走海隅。粵嶠之間。僅侈江山之助於詩。童悽惋是重。可慨矣。次山之序不云乎。沈公以下。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沈淪。是篋中所重。又不獨以詩也。余於止山及二子亦云嗟乎。使止山策高足。據要津。乘時富貴。余又安得而序之哉。雖止山之詩。何所待於序。故粗述余之顛倒於止山。而及仲愚潛夫者。猶元氏之志也夫。

楊潛夫家傳

潛夫名炆。字明遠。世江右清江人也。大父諱某。曹於吳家焉。今為吳之長洲人。潛夫得入其學。為弟子員。父諱某。號古農。以詩名於天啟崇禎間。挾策游兩京。公卿無不屣履迎。古農者。潛夫在髫髻。能誦陶杜詩。為五言有警句。父友上元顧與治。高溥。邢孟貞。咸歎異之。甲申乙酉之際。古農攜潛夫歸鄞尉山。買田築室。為終隱計。潛夫遂棄其博士舉子業。而專肆力於詩。規模少陵。字栴句比不失尺寸。故其所得。真率渾成。絕去雕飾。虞山錢宗伯。故善古農。見潛夫詩。益喜。且高其志。為序而刻之。有魯兩生漢四老之目。時潛夫年始三十也。虞山沒。婁東吳司成王奉常亦稱焉。而尤為甯

都曾燦益都孫寶侗萊陽宋琬所激賞。故其詩益有聞於時。大抵潛夫既專摩少陵為詩史之學。五十年中。市朝改易。陵谷變遷。苟可以寓其感憤者。皆於詩乎發之。至二千餘首。都為五十卷。可謂夥矣。而有為之言為多。宜諸公之並稱之也。性伉爽。與人交。一見如舊相識。抵掌傾吐。無不盡。非其意。雖素親暱。匿影搖手。深閉而不能見也。居常早起。汎埽堂宇。竟日柱戶危坐。家人無敢跛倚。擊效其側者。年七十。預為終制。攷於禮經家禮而折衷焉。曰。吾將服以見先人。敢不謹乎。每語諸子曰。一旦不諱。氣絕便殮。殮畢便葬。毋擇時日。毋訃親友。毋延二氏。作功德。莫以菽水。惟老人名心未淨。節衣食之餘。以我友某某所選我詩如千首。剗剗告成。亦一快也。歲為此言。又七年而卒。三子基堂在。奉遺命唯謹。同人歎潛夫為有子云。

贊曰。潛夫之及先文靖公門也。由貴陽楊少司馬。先文靖公一見識之。曰。此古農子也。時古農游招遠。而潛夫將就童子試。先文靖公舍之二株園堂之西偏。此潛夫與余兄弟締交之始也。五十有七年矣。茲其子述遺命。具行狀羅縷數百言。來乞傳。余為撰次之。他弗著論。其詩獨詳。亦潛夫之志夫。

蹇翁小傳

蹇翁朱姓。名某。字某。蹇翁其晚年自號也。吳郡長洲郭巷里人。幼負奇志。父太公以

韜鈴材武。應協理勤務。安盧巡撫祥符史公辟。崇禎季年。總勤王師北行。翁年十七。自詣軍。請從。史公壯而許之。會解嚴。勤王師報罷。而史公亦以逸去。翁隨其父歸。故居。能手把鋤犁。雜僮僕力耕致養。時挾策休隴上。志古今。一。二大事。歸而論其成敗於太公前。太公無以難也。益自喜。務為有用之學。鉤抉天官。握奇兵。謀陰符。諸奧秘。皆鑿鑿可見。設施於技擊。弓矢劍稍藝。求名師。盡其術。而後止。破產弗悔。挽強穿札。命中無虛發。莫與爭能者。江左被兵。一時豪傑。收江淮四鎮。及左甯南。餘軍軍海上。軍聲頗震。翁仗劍往從之。諸宿將皆出其下。三年無所屬。太公以書趣歸。新令甲以孫吳策士奉太公命。入試吳郡。漢陽江丞名能知人命。以國士而薦之。翁雖得擢。雅非其志也。不肯隨例赴公車。夏官都肆江屢為治行。弗應。尋丁太公艱。三年閉戶。請禮。本儀禮禮記。參以宋元儒先之論。斟酌損益。定為喪祭之儀。凡七卷。以正時俗之失。名曰讀禮記畧。士大夫之家。習於禮者多遵焉。崑山葉侍郎。蔚州魏尚書。尤重愛其書。鈔版傳之。諸公咸因二公願識翁。時值新免太公喪。不得已。至都下。褐衣游公鄉間。皆稱曰朱先生。殆古之高士。不敢強以官也。晚年家益貧。教授自給。率日一食。而讀書吟諷不輟。門人亦日益進。今已有大顯於時者。經學最邃。於易禮尤喜讀。司馬溫公朱考亭之書。原原本本。博綜貫串。而論議之。著有經史辨疑。經史緒言。若

千卷今所鏤梓者。特其十二三。讀其詩可以識其用心矣。翁與余善。刻書成。有筆札之屬。弗敢辭。為節。塞翁自記。并所聞於友人者。傳之如此。附之卷尾。俾異時讀翁書者有所考焉。

贊曰。客為余說翁壯盛時。飾裘馬。通輕俠。借軀報讎。蹕冰雪。往返六千餘里。赴人之急。卒脫其陋。而飲德不言功。居太公憂。始折節。讀書。余於翁少長三四歲間。訂交。良白之年。見其非禮弗履。造次不違。咄唔佔畢。若經生學究家之為。迨與論事。激昂軒輊。有介然於中者。存心之精微。惡察察言也。嗟夫。身兼數器。不名一節。君子以為難。翁真奇士哉。

書蔡忠襄公傳後

顧苓

甯都魏禧凝叔作蔡忠襄傳不稱其人余摘其疵謬備書於後以俟閱覽君子論定焉傳曰正人君子往往迂疏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死生播然為世名臣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於是天下才知之士率以道學為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揆厥所由則亦儒者迂疏狹隘弛緩有以致之也慘哉魏子之言也既曰正人君子矣則秉天地浩然之氣抱經邦濟世之才如古伊尹周公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姚宋宋之韓范皆是也其迂疏狹隘弛緩者則謂之腐儒謂之庸人不得謂之正人君子也既曰立風節輕死生皎然為世名臣矣又曰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夫立風節者如李膺范滂之儔是也輕死生者如顏常山張睢陽諸公是也不當事變何以見其立風節輕死生乎既立風節則必有面折廷諍牽裾請劍之風既輕死生則必有握拳透爪嚼齧穿齧之狀而又曰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乎孔子儒者之宗也卻棗兵隴三都誅少正卯亦得謂之迂疏狹隘弛緩乎而顧以亡國之罪歸於儒者歸於正人君子則蔡公之死忠死者亦將為亡國之一人乎其謬者一也傳曰禧嘗以為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夫忠孝者道學之大綱也君臣父子之倫不明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信如魏子之言，則孔子曾子之孝經，不得為道學之書乎？虞舜之大孝，烝人不得為惟精惟一之聖人乎？曾閔之純孝，不得為聖門傳道之大賢乎？東海之孝婦，沈江之曹娥，不得感天地動鬼神乎？龍逢比干諫而死者，不得稱之為仁乎？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者，不得謂為清聖乎？岳武穆楊忠愍，俱不足入道學之門乎？不知魏子所謂道者何道，學者何學，其謬者二也。朝廷曰號令，天子曰鹵簿，敵國曰來使，李自成逆賊也，傳曰申號令，凡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城者屠之，是以朝廷子賊也，是以簞食壺漿之義子賊也，傳又曰自成具鹵簿親臨城下督攻，非天子法駕不稱鹵簿，自成草寇亂賊，具樓櫓攻具，或有之安所得鹵簿者而具之，其曰具鹵簿親臨督攻，是以天子子賊也，傳曰自成先遣使持牌至，公斬來使，不曰偽牌賊使，而曰持牌，曰來使，是以敵國之體子賊也。司馬溫公帝魏，朱子尚以綱目正之，而魏子儼然以朝廷之號令，天子之鹵簿，敵國之體統子賊，是發賊也，其謬者三也。顧東謙為魏璫義兒，竊權誤國，傳不斥書其名，而曰崑山相公當國，是崇姦也，其疵一也。行文或稱前輩之名，或稱前輩之字，自有定例，傳曰請鄒公濬水萬公恒，麓舒公曰敬至，鄒公萬公稱字，舒公獨稱名，其疵二也。山魃木魃附土木之像，為妖師巫邪說，借以罔利瞽民，如小說家所載，怪誕不足信，傳曰井陘士民立廟祀之，或時禱祭不絕。

禱輒應。人以為神。是時公尚存。而曰禱輒應。是以公之祠宇。為山魃木魅所憑。依其
疵三也。總兵周公過吉。先守代州。蔡公死節後。方以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攻甯
武關。血戰五日。擊殺數萬。力竭兵敗。亦合門死節。甯武被屠。官止於是。未嘗官大將
軍也。明初徐達馮國勝藍玉稱大將軍。永樂時邱福薛武稱大將軍。即常遇春止稱
副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其後三邊總兵官。挂印賜劍者。止稱征南征蠻鎮朔
將軍。未嘗單稱大將軍也。傳曰。累官至大將軍。其疵四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
也。舍生取義者。志士仁人也。蘇子卿目皆出血。醫雪餐鮑文丞相仁至義盡。赴難柴
市。不過為君子志士仁人而已。傳曰。臨大節不可奪。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為
公矜。不知為公矜者。更有何事也。其疵五也。總之魏子為文。非期於必傳。朝成稿而
莫即行。是故其文多疏漏。余不具論。論其大者。則蔡公一傳。關係古今忠孝大節。國
家興廢存亡。豈細故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讀公傳者。

處士張綏子傳

萬曆天啓崇禎間。張孝節先生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與其同年周忠介公。朱孝介先
生。門人姚文毅公。文毅公之舅氏文文肅公。持身束物。內外斬斬。激濁揚清。天下大
夫士。謂之吳門五君子。孝節先生齒最長。最後歿。歿時崇禎十四年。後三年京師亂。明

年南都不守。五君子之子各棄前資。絕進取。閉門不仕。其一曰綏子張君。孝節先生之仲子也。君胚胎前休。目濡耳染。不離風節名教之內。弱冠補諸生。時中丞御史監司郡邑。多造請孝節先生。先生高卧。遣君往謝。則中丞御史監司郡邑。皆斂容禮之。代先生條對兵荒利病。官民得失。因革便不便。曉中窳的。聲名藉甚。先生既歿。免喪方卒業南雍。而天下亂。君以強仕之年。側身懷古。婆娑嬉游。不復與人事者二十八年而卒。先是先生得元處士淥水園而葺之。引流種竹。中構假我堂。君復營其東偏。堂室精好。未幾而世變。息交鬻宅。自養。栖於先祠。而文肅文毅之家。午橋綠野。綽楔烏頭之下。亦不名一椽。國破家亡。固其所也。君姊夫顧咸。建知錢塘縣。杭州失守。從容引去。畧地者。跡捕錢塘不得。移畧蘇州者。株連逮君。君不告所在。責君曰。肺腑至親。而不知所在。人情乎。君曰。肺腑至親。而以所在告。亦非人情。終不言。而錢塘出乃脫。錢塘之被殺也。杭州之人哭之如私親。後二年。君長子婦翁楊廷樞。亦以義死人。以此稱孝節先生之風義。不獨及其子也。君諱奕。字綏子。子四人。皆讀書。先生諱世偉。字異度。中萬曆壬子科舉人。特贈翰林院待詔。其友誅之。私謚孝節先生。

四禮撮要序

宋 楊

禮者何率性之道是也。人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以發為喜樂哀故之情，情因氣發，感物益流，自非聖人，鮮克履中正者。聖人既慎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懼天下人之任情怙氣，以發乎性者，或反至戕賊其性而不自知，於是益竭心思為之品節。如五音之正以六律，方圓乎直之定以規矩準繩也。放達者流，爭言禮意而芻狗其儀文，不知儀文廢矣，意將焉託。今有愛舞酣歌於人之前曰：吾意實哀也。擯袂箕踞於人之前曰：吾意實敬也。擯眉感頰於人之前曰：吾意實喜且樂也。雖五尺童子，不可得欺已，故有哀之意，則必有擯踊袒括，以為哀之儀文焉；有敬之意，則必有拜跪饋奠，以為敬之儀文焉；有喜樂之意，則必有加服醮字，授綬合香之儀文焉。如草木之乘春萌甲，自根而莖而幹而枝而葉，敷斲條達，其勢皆迫於不容自己。聖人非能有所加損也，特約之中正，不使有過不及焉耳。禮之失也，去藉於戰國，火於秦，雜於漢，蔑於晉，待興於隋唐。至宋大儒輩出，刪述漸著，朱紫陽繼其大成，取儀禮中冠昏喪祭四者，衷之以為家禮。蓋人道始終之大，由家而可達諸國與天下也。大明會典時有損益，而卒莫踰乎其舊。品官之家，遵用聖制，而學士講求，輒歸文公益以信家禮之書之善。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願網舉自繁，詎無泥格如冠之必備公服也。昏

之聘使必親子弟也喪之復必升室而號也祭主之必宗子也頗如大路駟襄入漱巷曲徑鮮不停輟此推移潤澤之事責在吾儒而不容他委者吾友甘健齋遊於程山謝先生之門升堂入室方諸往哲則季通之於考亭矣程山感道徽教哀因於禮廢慨然與諸及門講習討論其高座弟子有執親之喪哀毀骨立若子美氏者予過訪其里太息於古道之復而德性學問之彬彬質有其文也居旬餘得讀健齋所訂四禮撮要採之博擇之精考古折今之美且善蓋淵源師法主忠徙義而非苟襲具文者比也是編成俾天下率而由之用以善喜樂哀敬之情以復其仁義禮知之性振衰維風豈小補哉故樂而為之序